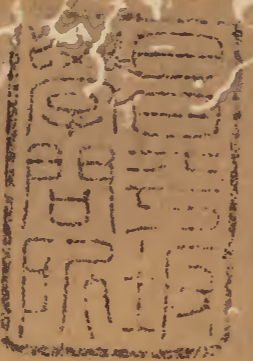


餘冬序錄 四十二之五



|                  |             |
|------------------|-------------|
| 九<br>七<br>二<br>二 | 漢<br>書<br>門 |
| 七<br>三<br>二      | 類           |
| 八                | 函           |
| 二<br>〇           | 冊           |

|                  |        |
|------------------|--------|
| 九<br>七<br>二<br>二 | 漢<br>書 |
| 二<br>〇           | 類      |
| 八                | 冊      |
| 三<br>〇<br>七      | 架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9722    |
| 冊數   | 20 ( 13 ) |
| 函號   | 307 22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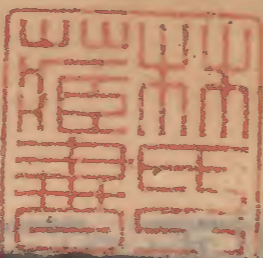


餘冬序錄摘余卷之四十二

外篇第十七

柳燕集何氏春撰述

男國銀子生仲方編輯



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稱祖宗者廟皆不毀漢元帝特匡  
衡貢禹嘗議定毀先帝親盡之廟高帝為太祖孝文為  
太宗孝武為世宗孝宣為中宗廟皆不毀其餘惠景成  
下皆毀五年而殷祭則及諸毀廟非殷祭則祖宗而已  
蔡邕獨斷載東都廟制西廟五主高文武宣稱祖宗廟  
皆不毀元帝不得稱宗當毀先武復天下屬高帝於元帝  
為子以元帝為稱廟故列於祖宗後嗣因承遂不毀也  
康廟七主光帝為世祖明帝為顯宗章帝為南宗和帝

冬序錄卷四十二

為穆宗安帝為恭宗順帝為敬宗桓帝為威宗廟皆不  
毀殤中贊三少帝未踰年而崩皆不入廟以陵寢取為廟  
獨斷此言蓋出於靈帝時按後漢書獻帝時嘗省云考  
和以下廟號之稱宗者以遵先典亦蔡邕之所議也元  
帝廟之不毀自明帝來失議之故和帝以下既省稱宗  
即次次當毀然自獻帝上沂和帝猶存四親廟列故當  
時未議毀也三代廟制兩漢諸儒已經講明如此而後  
世廟號一緊稱宗稱宗之廟不免從毀至所謂殷祭古  
之禘祫者尤紛紛焉可慨也已

○宗廟之制象人君之居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廟以  
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漢蔡邕獨斷所

言如此蓋古制也今太廟主藏於寢而歲時於廟止設  
衣冠以祀不知國初儒者之議何據西漢諸帝高帝以  
下各立廟元帝時用匡衡等議高帝為太祖孝文為太  
宗孝武為世宗孝宣為中宗祖宗廟皆世世奉祠其餘  
惠景已下皆毀五年而稱殷祭則及諸毀廟非殷祭則  
祖宗而已漢猶近古所謂三昭三穆之為親廟者制已  
不備東漢光武再受命廟稱世祖孝明臨崩遺詔毋起  
寢廟藏主於世祖廟孝章不敢違是後遵承藏主於世  
祖廟皆如孝明之禮而園陵皆自起寢廟禮天子七廟  
祖有功宗有德廟非有功德者不稱祖宗廟稱宗者與  
祖皆百世不毀後世共為一廟庶不必有德者皆稱宗

而曰宗者亦在親盡而毀之列此其失自東漢始  
○洪武元年命守書省及翰林院祇定宗廟時享之禮  
學士陶安等奏按禮古者禴祀蒸嘗四時之祭三祭皆  
合享于祖宗祭于各廟惟春為然自漢而下廟皆同堂  
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四廟為享亦宜倣近制合  
祭于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清也

上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有司請製太廟祭器  
上曰今之不可為古猶古之不能為今禮順人情可以  
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籩豆  
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廟器御皆如事生之儀

○洪武七年監察御史谷祿與權言古之有天下者既  
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  
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  
太王為始祖推本后稷以為自出之帝今  
皇上受命已七年而禘祭未舉宜令群臣參酌古今而  
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為  
虞夏商周四代世系明白其始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  
禮可行自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  
當時所論不過禘已禘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人之  
大禘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審始祖之所出是  
則莫知始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已追

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於禘祭之禮似難遽行

上是其議春按音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禘祭以冬其從義謂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廟而行禘祭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次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禘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闕宗廟備與未備也周顯德中亦嘗用其議矣然不足為聖朝告也

○孔子家語太廟有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

乃止去壇為鬼李文問朱子太廟堂室之制朱子曰古制不可曉禮說堂後一架為室蓋甚窄不知周家三十以上神主位次相逼如何行禮則是未辨乎此去祧去壇去墀之說也家語所載見禮記王制祭法朱子嘗謂王制與祭法不同以周制言之王制為是按祭法大夫立三廟二壇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專為壇祭之與王制所謂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者不相入家語皇考廟有一壇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為始祖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以禮意推之家語為是朱子謂古者各有始祖廟以藏祧主是本於此而今鮮禮者乃曰大

夫三廟有廟而無土其當遷者亦無可遷之廟春不知其何所見也家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不毀者公羊子之所謂貴始也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則所謂皆不毀者大夫之祖皆在其中而四世之後所祭於壇者其所遷遷之主明矣

○太廟國初配享親王十五位王有死者六位共二十一位下蔡等八王妃國初蓋失記南昌王妃王氏附葬鳳陽皇陵而配享亦無王氏位不知何也靖江文王文正文正南昌王子也

○皇陵舊儀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日俱用大牢遣官致祭洪武八年用翰林學士樂鳳韶等

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日用大牢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

○洪武二年禮部尚書崔亮請定

仁祖陵號既得又請下太常行祭告禮太常博士孫吾與以為山陵之制莫備於漢凡人主即位之明年將作即營陵地以天下貢賦三分之一入山陵如漢文帝起霸陵欲以北山石為擲時文帝尚在尊位豈有陵號祭告之禮乎又唐太宗昭陵之號定於葬長孫皇后時武后合葬乾陵其號定於高宗初葬之日其時帝后之陵初未有兩號其於祭告之禮決無有也蓋廟號與陵號

不同廟號是易大行之號不祭告不可故必上冊謚以告之神明若陵之有號則後之嗣王所以識別先陵而已故歷代皆不以告今英陵加號亮欲行祭告臣竊以為非宜亮曰加上陵號尊歸先世考之典禮如漢光武加上朱陵曰昌宋太宗加上高祖陵曰欽曾祖陵曰康祖陵曰定考陵曰安蓋創業之君尊其祖考則亦尊崇其陵既尊其陵亦必以告禮緣人情加先帝陵號而不以告先帝者非人情也臣以為告之是於是廷議皆是亮遂命俟陵碑石成遣太常行祭告禮

○洪武元年學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

上以五冕禮太繁今祭

天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

○金程輝傳大定二十二年輝參知政事舊廟祭用牛世宗晚年欲以他牲易之輝奏曰凡祭用牛者以牲之最重故號大牢語曰犂牛之子辭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古禮不可廢也按魏子平傳子平參知政事在大定初世宗問宰臣曰祭宗廟用牛牛盡力稼穡有功於人殺之何如子平對曰惟天地宗廟用之所以異大祀之禮也然則世宗欲用他牲之意不獨於晚年矣

○洪武二年九月乙巳詔以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及壽

星五神爲中祀命翰林院撰祝文司中曰惟皇上帝降  
衷于民神實司之均其稟性予統臨天下之初肇脩祀  
事重念兵興以來損傷者衆神其體天之命多產淳良  
以厚天下之俗司命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惟神正直  
司其善惡云云同前神其順天之令賞善罰惡使下民  
知所勸戒可民曰上帝好生育此下民億兆之數神實  
司之云云神其布天之德正直是與司祿曰天生五穀  
以養下人惟人之祿神實司之云云神其奉天之道俾  
余年穀豐登生人咸遂壽星曰天有賞罰神實司之惟  
神正直良善者必增以壽堯蒸者必減其筭故上帝位  
之歷代之所崇祀惟神鑒察以體上天之命蓋壽星舊

曾有祀餘四司肇祀於此尋廢按周禮大宗伯以禋燎  
祀司中司命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  
鄭玄注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司民軒轅角司祿  
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宋人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  
郊祠以左欽後亥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則  
是四星者前代亦未嘗無祭也

○風雲雷雨山川社稷城隍之神天下司府州縣春秋  
二仲之所通祀祀社稷用上戊其神牌府稱府社之神  
府稷之神州若縣若州若縣同祀風雲雷雨之神用望  
日其牌云云其左爲山川某府州縣曰某府若某州縣  
境內山川之神其右爲城隍曰某府若某州縣城隍之



神者嶽鎮海濱國祔定擬應祭去處所在官司又於仲  
月上旬擇日致祭洪武二十三年

上詔禮臣考定王國應祭封內諸神而諭之曰王國有  
嶽鎮海濱即以嶽為正次海濱鎮次風雲雷雨之神於  
是禮部為圖以進遂頒行之東海則燕齊皆祭東嶽東  
嶽齊魯皆祭西海秦蜀皆祭晉祭北海此又古諸侯各  
以其方而祀之通義也

○南軒張先生曰今州縣祭社皆築一大壇於山下望  
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為不經塑為人像又配之以夫婦  
饗瀆甚矣以是觀之宋祭社稷嘗有屋矣若設壇為主  
以祭以報以祈我朝得禮之正無踰焉

○苑文甫嘗問程伊川到官三日例謁廟伊川曰正如  
社稷先聖又如古先賢哲謂之又問城隍如何曰城隍  
不與土地之神社稷而已張雨軒治桂林毀淫祠諸生  
日從游雅歌堂後見土地祠依城隍令毀之曰此祠不  
經況自有城隍在問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  
贅也然載在祀典今州郡社稷最正陸游云唐以來郡  
縣皆祭城隍今世尤謹守令謁見儀在他神祠上社稷  
雖專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而已禮不必  
皆出於古求之義而得於之心而安者皆可來也我朝  
洪武元年詔封天下城隍神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  
臨濠太平府和濟二州者以王在兗州縣者以公以

侯以伯三年詔定鎮海濱俱依山本稱城隍神亦  
皆改題本主曰崇夷城隍之神四年特勅郡邑里社各  
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鑿察善惡未幾復降儀  
注新官赴任必先謁神與誓願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  
蓋凡祝祭之文儀禮之詳悉出

上意於是城隍神之重於天下茂以加矣

○五祀之禮漢武二年禮部尚書崔亮奏周官天子五  
祀曰門曰戶人之所出曰中雷人之所居曰竈曰井人  
之所養故杜佑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所以報德也今  
擬依周官五祀止於歲終臘享通祭於廟門外  
上用其議歲暮享大廟時五祀並列廟西廡下東向天

常寺官行禮自永樂以來五祀於四季並及季夏始又各  
有分祭戶用孟春宮內祭竈孟夏光祿寺祭中雷季夏  
土旺後戌日奉天門外文樓前西向祭門孟秋午門前  
祭井孟冬宮內祭皆內官行禮

○程氏遺書五祀非先王之典皆後世巫祀之言報則  
遺其重者井人所重行守廊也其功幾何朱子語錄五  
祀行是道路之神伊川云是守廊未必然門是門神戶  
是戶神奠中雷竈凡五古聖人為之祭祀亦必有其神  
或問五祀祭行之義曰行堂塗也古人無廟屋只於堂  
階下取兩條路五祀雖分四時然出則獨祭行及出門  
又有一祭作兩小山於門前烹狗置之山上祭畢却

山邊喫却雜車從兩山間過蓋取跋履及山川之義或問  
五祀伊川疑不祭并言人恐是向并曰然

○祭法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  
五或立竈呂伯恭云諸儒論祀行多不同今兼用庶士  
之禮以竈代行門設酒饌於門內左楹之前竈設酒饌  
於竈前遣子弟一人行禮國初禮部尚書崔亮議五祀  
謂群臣則四品以上祀中雷門憲三神五品以下祀門  
竈二神當時並著爲令今官宦家無復有知此故事者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予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朱子謂  
門人記聖人祭祀之誠意而又引聖人之言以明之所  
謂如不祭者聖人蓋有甚不得已甚不能安者矣丘公

仲深衍義補言常祭而或有疾病不得已之事而使他  
人攝行其事所攝之人必須氣類相通職掌所係然後  
可以使之內祭當用親屬外祭當用禮官不然恐無感  
格之理因舉洪武十四年

聖祖更定府州縣祭祀山川等神通以文職長官行禮  
守禦武臣不與之事明朝廷遇有遣官攝祭亦準此制  
而以禮官行事庶合周官大宗伯王不與則攝位之義  
其言有見今

太廟太社皆國家大祀制當親祭或不免遣官

太廟遣駙馬都尉可也近又循次遣及公侯

太社不遣禮官而例遣公侯駙馬是但用其官爵之尊

崇者耳

○洪武中中議武臣不與祭祀禮部言官有職掌禮貴誠一古之刑官尚不使與祭而况兵又為刑之大者乎不令武官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交也或曰武官刑官不與祭但不專貢獻而陪祭固未嘗不在位也若刑人乃不可入祭壇者言者祭必屏刑人今制陪祭官刑喪等項有禁大祀地內臣避之以其人經刑形體不全故也而四孟季五祀之祭乃用內臣行事國家每有興作俱命內官監內臣致祭不知乃鉅之餘何以交神明掌兵刑官尚嫌不使與祭而親經刑者三祭焉豈非又不可之大者乎

餘冬序錄卷四十二

餘冬序錄修臯卷之四十二

外篇第十八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孔子廟祀漢晉及隋或號先師或稱先聖宣尼宣父不越公稱至唐玄宗始謚為文宣王而至聖之號加於宋真宗大成之號增於元成宗國初未有改也弘治初有議尊孔子以帝號者言者所見不一或謂宋真宗未加謚前嘗詔禮臣定議為帝太常李清臣曰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為帝其事遂止清臣之言豈無可易者哉孔子大聖有位無位非所損益而道則配乎天地功則賢於堯舜後世尊崇惟知其為萬世帝王之師何與于周異

代陪臣其何嫌疑之有而李清臣徒以其位言之必如  
所云公亦不可稱矣清臣得罪聖門至今人心不能無  
筆誅之忿或乃又謂周天子稱王孔子周人也而稱王  
是即尊以天子矣不當再改稱帝夫帝王皆古天子之  
稱誠非有差級然自秦漢以來天子稱皇帝而分封其  
臣下有功者及宗支為王迄今然也聖朝之制既以王  
卑於帝則在當時所以尊崇孔子者又何必泥于周之  
所謂王者而曰此周天子之稱哉大聖無所假於位至  
尊極微之號非在天之靈所有望於後世而尊崇之典  
則不容不隨代而致隆也元之入主中國知尊孔子矣  
然夷德腥膻聖人弗受大成之云采於孟子非無本也

於元制即當棄孔子以帝王之道教萬世獲大行於  
朝

則聖以帝王之道治天下益有徵於孔子國朝孔廟享  
祀舊樂用六佾

憲宗皇帝用祭酒周洪謨言益而為八百代之下誰敢  
易焉正德初年春嘗以此議言之於朝稱福勉其君所  
謂不域之名者也

○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顏子一人東漢時嘗祀  
七十二弟子不出闕里唐開元中追贈十哲及七十二子  
爵號天下自是始並從祀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受業  
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隱曰家語亦有七十二人與記

有公伯寮者與鄭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懸豐  
當此三人之數然今世傳家語止得七十五人史記所  
有鄭國中黨類何家語不載而載薛邦申續又史記之  
所無者杜佑通典載開元贈典自史記七十七人外又  
有邊瑗林放陳亢申張琴牢琴張六人宋祥符大觀中  
加封從祀除去琴牢餘並因之懸豐今家語作懸豐字  
子象禮記檀弓篇縣子疑即其人而祀與今不及焉家  
語薛邦字子徒申續字子周與史記載鄭國申黨同字  
此則邦即國也續即黨也與琴牢琴張自是一人而傳  
者之訛爾論語釋文申張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  
史記云申黨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黨為黨  
以續為續其為訛寫無疑後漢王政云有羔羊之潔無  
申黨之欲是以張為黨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張  
今圖有黨無張是以黨為張也唐宋加封申黨申張俱  
列從祀一人而為二人薛邦之為鄭國姓氏猶頗相遠  
二申猶二琴也不祀薛邦而二申復並祀焉不已續手  
國之大事在祀孔廟從祀祀事之大者又况其親炙之  
人而可續之春嘗同欲尊孔子帝號事上言乞於今日  
補贈懸豐爵號列諸從祀而削除所重祀者著于今式  
以改正數百年之缺繆若公伯寮乃季氏之黨非孔子  
弟子蘧伯玉孔子之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宗儒嘗辯  
其誤春亦常有私議謂不當祀而重祀之失則不容一

日而不正者第于姓氏之可信莫可信於家語執家語以定封祀豈復有前失哉

○儒先從祀孔廟起唐太宗朝唐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代周其書垂於國書故于太學祀之卜于夏自聖門高第此不假論左丘明公羊高穀梁亦有傳經之功非後世可擬若高堂生而下一十八人其所述作不越撥輯篇章訓詁文義而已而俱在脩食之席蓋當時之所取者在是故漢有醇儒如董仲舒而不及焉于書儒家有公孫尼子者漢志以為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以為孔子弟子史記云樂記公孫尼子次撰李善文選註載沈約云樂記取公孫尼子馬德意林引劉瓛曰緇衣公孫

尼子所作也公孫尼子蓋不啻公穀比而親受業於孔子之門人其言可補六藝之文非有功於聖經者邪唐宋後來封爵俱不及者失之於不詳考耳公孫尼子見於信史諸書灼灼如此樂記緇衣之出其手無疑於此復疑將必誰信哉載聖之徒其相去也遠矣忽立言之入弗祀而祀諸傳錄訓解其言之人事理不倒置乎然則公孫尼子在今日石文之朝不可以不祀也或曰唐宋時已夫議而今驟舉之殆非所宜春間有其舉之莫敢廢之語矣未聞缺典之不可舉也董仲舒至我太祖高皇帝朝加封從祀

英宗皇帝朝胡文國蔡沉真德秀吳澄之祀旋舉焉

祖宗於漢本儒者且奉奉如此則懸宣公孫厄子之封  
祀行於今日開函發潛以詔天下後世豈非  
聖朝一盛事哉

○揚祚宗元豐間從祀孔子廟庭洪武二十八年行人  
司副楊砥言廟庭諸賢以有功名教得祀祚臣事賊莽  
宜在弗取而董仲舒之賢顧不與焉殊為乖舛  
上納其言始命去祚祀仲舒按元史至順間已曾以仲  
舒從祀孔子

○洪武二年遣官祭昭烈武成王儀同釋奠十九年禮  
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達昭烈  
武成王廟

上曰太公周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加  
之非號為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是岐文武為二  
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學者文武兼備  
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  
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之賦政而式古訓召  
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畧不事  
經訓專習干戈不聞道且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欲  
循舊用武舉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  
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及後承平日久天下軍衛  
子弟多習儒業延至邊徼亦或設學建宮以教之其在  
京師勳戚之冑裝爵及被選尚主者亦學于國子監至



于各衛幼官與子弟未應職者資多可教於是正統初  
兩京並建武學因復武成之廟官設教授訓導品秩俸  
廩如京府儒學之制未定條格諸養訓習以備任用其  
子弟有志科目者亦許應試天順間乃復設武舉成化  
弘治以來間一舉行然但取騎射及答策大畧而已正  
德初始依文舉三年一次於辰戌丑未年文舉畢日開  
科人試欽命試官進呈為錄揭榜於兵部錫宴於中府  
禮儀始隆法制始備嗚呼節武為文則既盛矣  
○廟祭享之地祠本祭名作室立祀制不得稱廟者曰  
祠是以祠擬廟也按周禮祠春享也說者曰品物少文  
詞多之謂祠又求福曰禱得求曰祠古者諸侯有國大

夫有家皆得立廟致尊但敬宗之誠降及後世將相大  
臣得立家廟而因陋就簡之日久類多得為而不為至  
於庶人勢有不得為者宋文公有傷於此創祠堂之制  
使上下皆可行之其意嘉矣今其書雖存而知尊其制  
者無幾何也苟非將相大臣而已列於士之上者於祭  
祀祖宗吾之所當自盡者其何以自護乎唐王珪通貴  
漸久不營私廟四時猶祭於寢為有司所彈文皇優容  
之特置廟於永樂坊今蓋無有以是為彈者矣宋敏求  
言秘府有唐孟冢祭儀錄氏仲饗儀數種大抵以上  
人家用臺卓享祀類凡筵乃是凶祭其四仲吉祭當用  
平而禮條并風雨已

○鄴侯家傳德宗時李晟將老之家廟法令二品以上祀四廟有名封者祀五廟五品以上祀三廟三品以上不須兼爵李泌以為四廟非古禮有降殺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古制也三許立五室祖祀四代空始祖室待後五代孫既祧諸主以晟為始祖不祧之室可也焉遂言郭尚父亦只立四廟必曰李晟克復功非子儀可比上於是許立五廟而空其室五廟之立自李晟始

○唐制二品官許祭四廟三品祭三廟五品祭二廟適士亦許祭三廟禮適士立二廟庶人祭於寢禮記古者廟連於家家主之喪則殯於西階之上鄉人讎孔子朝服立於阼階又曰喪不慮居為無廟也則知居不違廟

典禮昭然李涪謂近代顯君上位率多祭寢亦嘗發問皆曰官品未宜有位至將相者奏請之詞則曰臣官階並及三品準令合立私廟是不知舊制妄有論奏廟貌申敬用展孝思豈於霜露之情合俟朝廷之命原其奏請蓋因立廟不在其家別於坊選吉地乃為府縣申奏或有官若顯重慎慮是宜營構之初亦自須聞奏耳至珪通貴漸久不營私廟四時猶祭於寢為有司所彈文皇優容之特置廟於永樂坊今世公卿大夫積習安常若舉唐人之議議之吾見其可議者多矣

○節祠張南軒謂黷而不敬朱子答南軒書云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

為重至於是日必具殺羞相晏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  
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忌其祖考而復以其物  
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  
此而廢四時之祭耳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風  
氣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於今日  
之義亦必有處矣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  
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槩陳於廟中而以告朔之  
禮奠焉則庶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  
久遠至於元日履端之祭禮亦無文今亦只用此例時  
祭用分至則冬至二祭相仍亦近煩瀆改用卜日之制  
尤見聽命於神不敢自專之意

○俗節之祭非古禮然漢唐以來士庶不能廢朱子謂  
端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正祭遂依而行之其門  
人記朔旦家廟用酒菓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  
皆名俗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  
就家廟止二味朔旦及俗節酒止一上斟一盃梅菴所  
謂依韓公而行之者大畧其此類歟南軒張敬廢俗節  
之祭梅菴問於端午能食粽乎重陽能不飲茱萸酒  
乎不祭而自字於汝安乎陳淳問行時祭則俗節如何  
曰某家且兩存之問莫簡於特祭否曰是要得不行須  
是自家亦不飲酒始得此梅菴不敢死其親之心也他  
日淳問先生除夜有祭否曰無祭蓋惟今人家歲除必

宗族咸來宴會或當房妻子上壽為樂其鄰里親識亦預有餽獻之儀而祖先乃寂寂焉其心亦烏能自安乎淳嘗記先生依婺源舊俗歲暮二十六日烹豕一祭家先統中堂二鼓行禮次日召諸生餞焉又記先生以歲前二十六日夜祭先生云是家間從來如此則晦菴於歲除無祭除夜豈得獨不飲酒不為樂哉殆以前此已曾有祭故耳我國朝太廟歲除行禘祀禮今士庶家固不應無除夜祭也

○伊川集上谷郡君行狀郡君得疾未卒前一日謂伊川曰今日是百五為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晦菴嘗舉以告門人以明年作明日謂伊川亦曾祀其外家然無禮經春按明年不復祀之云是上谷臨終時語外家之祀必是止於上谷之身伊川毋卒必廢此禮今學者習聞朱語而不考程集有以四時家祭前一日祭其外家為伊川禮者殊為失之

○周禮家人之官凡祭於墓為尸祭墓之禮周公已言之而先儒多持古不墓祭之說舜禹南巡崩不返葬禹非不敬其君啓非不孝其親時享在廟貌矣漢明帝上陵未嘗聞禹啓有此舉也夫骨肉歸於土其魂氣無不之也則祭宜有廟神主在廟而墓以藏體魄也則墓果不可祭乎詩曰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父母之所植猶致敬焉先人體魄之所藏因宜有情焉子中者張敬夫謂

止當詣墓省哭設祭后土於墓左側謂若祭於墓是  
以偽事其先也夫孝子享親在誠而巳誠在墓所而親  
不吾享是其魂氣獨不復之其藏體魄也何哉子路  
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  
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孔子葬泗上子貢廬於  
塚三年魯世世以歲時祠孔子冢自周秦以來未有非  
之者矣且後世子孫祭墓非有移於廟祭也其居固有  
去其先人之墓而遠者苟爲不祭信宿之餘飲食之際  
其能以自安邪

○朱晦菴持古不墓祭之說以爲神土在廟而墓所藏  
形體也祭惡乎變是以偽事其先也今觀其集有歸新  
安祭墓之文猶是漢唐間人回家上冢事也

○唐王珪通貴漸久不營私廟四時猶祭於寢爲有司  
所彈文皇優容之特置廟於水樂坊吏部尚書韋陟以  
家人伐墓栢亦爲有司所彈坐不相教貶官宋宣和間  
侍郎馮煦載坐不省墳墓言者論而黜之煦載與宰相  
王黼不協事雖有爲然其罪固不可辭也

餘冬序錄卷四十二

餘冬序錄圍且卷之四十四

外篇第十九

郝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史記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群公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著不踰人矣夫湯武之師應天順人事非得已理必無敵何有乎著龜而為不吉之疑哉唐世民以諸臣勸除建成元吉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卜而不吉庸得已乎世民意乃決以武王之十臣非乏公謹其人而見不出此或曰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太公六韜凡文武反復問難無非由姦詐以傾覆人國如言養其亂臣以迷之近美女淫聲以惑之親其所愛以分其威賂其左右以得其性豈知道者所為

○讖緯之書多矯孔子而為之言讖書謂孔子預知秦始皇上我堂事按始皇未嘗至魯水心葉氏謂家語左傳禮記皆近聖人之世而所載皆不能知其言後世若荀卿司馬遷揚雄亦皆不足以知聖人之言莊周玩聖人之言最甚者彼讖緯書誰當望其更知聖人之言哉

○子產誅鄧析孔子家語中曾及之按列子書鄧析鄭人標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政子產誅之蓋其為人如此呂氏春秋洧水大有富人溺死有人得

富者屍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死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人買吾然後知析之辭說所謂兩可者此類是也君子在位宜乎其必誅而無貴矣

○孔子家語如孔衍言則壁藏之餘實孔安國為之而而王肅代安國序未始及焉不知何謂此書源委流傳肅序詳矣愚考漢書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唐書志藝文有王肅注家語十卷然則師古所謂今之家語者歟史所志大都劉向較錄已定之書肅序稱四十四篇乃先聖二十二世孫孫之所傳者肅闕鄭氏學蓋嘗學于肅肅從猛得此書遂

行於世然則肅之所安語也非安國之所撰次及向之所較者明矣虞寧南風之時玄注樂記云其辭未聞今家語有之焉昭謂三肅增加禮記非鄭玄所見其言豈無據耶肅之志異於玄蓋每如此既於曾子問篇不錄又言諸弟子所稱引皆不取而胡爲贅此此有爲云耳肅之注愚不獲見而見其序今世相傳家語殆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有者安國本世遠不復可得今於何取正哉司馬貞與師古同代人也貞作史記索隱引及家語今本或有或無有亦不同愚有以知其非肅之全書矣今家語勝國王廣謙所注本也注庸詎荒昧無所發明何足與語於述作家而其本使正文漏畧復不滿人意可恨哉今本而不同於唐未必非廣謙之妄庸有所刪除而致然也史記傳顏何字冉索隱曰家語字稱仁山金氏考七十二子姓氏以顏何不載於家語論語仲弓問子桑伯子朱子注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張存中取說苑中語爲證顏何暨伯子事廣謙本所無者蓋金張二人所見已是今本以此而推此書同事異辭滅原存末亂予人手不啻在漢而巳安國及向之舊至肅凡幾變而今重亂而失其真矣今於何取正而愚重爲之注不亦廣謙之比乎嗟夫先民有言見稱聖人聖有遺訓誰其弗循言莫古於三代言莫聖於孔子吾夫子之言如雷霆之洞人耳如日月之啓人目六經



外孝經論語後幸存此書奈之何使其汶汶而可也此  
書肅謂其煩而不要大儒者朱子亦曰雜而不純然實  
自夫子本旨固當時書也而吾又何可忍焉而莫之重  
耶論語出聖門高第記錄正實而切事者顏曰死顏路  
請予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校以家語所記歲  
年子淵死時伯魚蓋無恙也或疑論語為設事之辭論  
語且有不可信者矣吾又何得於此書之不可信者而  
并疑其餘之可信者哉學者就其所見而求其論於至  
當之地斯善學者之益也春也謹即他書有明著家語  
云云而今本缺畧者以補綴之今本不少概見則不知  
舊本為在何篇而不敢以入焉分四十四篇為八卷他

書所記事同語異者箋其下而一二愚得附焉大戴禮內與此  
互詳畧者不贅春於其不敢以入者仍別錄之并春秋  
佚又有專注故也戰國秦漢間文字載有孔子語者錄為家語外集存之  
私塾以娛博雅君子或得肅舊本而是正焉是豈獨春  
之幸哉

○家語史記並載孔子云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  
人失之子羽而家語云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史記則  
云子羽狀貌甚惡其徵於孔子之言言同而意則反矣  
後漢續衡傳或問衡荀文若趙維長如何衡曰文若可  
借面吊喪維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苟但有貌趙健  
啖肉也夫文若面可借吊喪必其枯瘁令人見之易為

哀耳世說荀令君一慟湛動人是也而衡傳云苟有儀容典畧曰或為人偉美潘岳為或碑文稱其瓌姿奇表何哉貌之美惡見於外不可掩者而記載不同如此則夫陰德隱匿城府町畦於胸懷者孰能盡測之而傳之於後世者孰謂其可盡信耶

○漢王充名其所著曰論衡充所為取於衡者以其平也春觀充論古今事物釋同異別嫌疑博而辯矣范曄氏稱其閉門潛思絕慶吊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而後成此用心亦良苦矣然其中是非謬於聖人而輕重之間多失其實無乃於衡有未平乎衡之得平權與物相亭也充之衡無乃徒知益物於右而莫為之權於左

者乎余於是鈞石作馬以附之衡隨充所舉之物進卻之測重輕而平是歸庶幾斯衡不詭於古之銓制而可無誤於今日雖然鈞石為權已重亦惟其物之六且多者乃用之耳雀五燕六時有飛而易集之處吾何屑屑以較計為哉九章等法五章六章等法則非衡衡過平一燕一燕而鳥處則雀去而無也

○王充論衡或謂蔡邕入吳始得之秘玩以為談助又云邕嘗誦之或搜求至隱處捉取將去邕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此言之行識者往往以為伯喈庇病夫邕識雖陋於述作家不在充下充之二十萬言積檢竭氣辯乎其不足疑乎其不足疑於大者槩無闡明而小者徒嘵嘵焉不足聽也而伯喈顧資於彼而又欲擅之

以自私邪傳言王案嘗請世世謂客曰此王公孫有異  
才吾家書籍文章當盡與之世有書壁萬卷末卒載數  
車與繫夫豈用心如此寧當有此事邪余必嘗不滿論  
衡為書一編識其衡決名鈞石既而失去無兼本不復  
追錄蓋仲立此書詞蕪見釋人所易知中鈞之考不足  
為渠發矣因附記於此

○論衡問孔無狀之甚春於尊孔錄句辯而字折之矣  
其曰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為聖神  
使當世有孔子之師則世學者皆顏閔之徒使無孔子  
則七十子今之儒生也又何待孔門之淺也他日稱夫  
子之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而謂孔子之文在董仲

舒仲舒既死在周長生又曰劉子政父子揚子雲桓君  
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  
雲作太玄經非廢幾之才不能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  
經所謂卓爾蹈孔子文跡鴻茂參貳聖人之才者也何  
充之淺古人而待時人又何厚也充蓋漢儒坎壈中一  
蛙耳所見固宜

○物勢論曰天地不故生人天地氣合人偶自生猶夫  
婦氣合子則自生也夫婦氣合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欲  
動而合合而生子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  
人也生人於天地猶魚之於淵蟻風之於人因氣而生  
積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一也充之立言如此自不

肖者聞之於報本返始之情薄矣而可為訓乎孔融傳  
曹操嫌忌融令路粹枉奏融前與禰衡跌蕩故言云父  
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  
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書奏下徵桑市充  
之論與粹之誣融者無以異也君子於言可苟焉而已  
平

○蘇州近刻趙暉吳越春秋乃元進士徐天祐所注本  
也是書大較據左氏內外傳國語越絕書諸家所見吳  
越事附會而成之首尾衡決多矣如載夫差之立子胥  
諫閻閻曰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之子閻閻太子波病  
死父死子立夫差於閻閻則孫也至夫差賜子胥劍事

子胥悲呼曰吾始為汝父立吳破楚今汝不用吾言則  
又以夫差為閻閻之子子負聘之越謂越王曰子胥正  
言救忠君直行以為國其身死而不聽是以是時子胥  
死集子貢復命於吳去之晉而返晉吳然後伐齊子胥  
之諫載在伐齊之日其死在勝齊後子貢使吳越時子  
胥實未死豈非其收之者雜故莫覺其舛歟聊書其後  
以補徐注之缺

○班史稱賈誼所著述五十八篇春求之今新書而竊  
疑其書篇目之非實也誼嘗欲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  
興禮樂草具其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更奏之今  
新書畧不見焉蓋足徵孟堅之所謂五十八篇者散載

多矣文帝時匈奴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開諸侯王地  
過古制淮南濟北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史記著  
于傳其大畧云云數之云非一時所陳然痛哭者一流  
涕者二長太息者六之云該貫於木又似一疏何也疏  
中兩言沈湮語通只匈奴一事耳長太息語凡三見而  
止新書無蓄篇有可為沈湮語等齊及銅布篇俱有可  
為長太息語而本傳弗以入無蓄鑄錢銅布三篇保傳  
及審取舍篇事各異語俱不著長太息若階級篇所有  
長太息語自為責大臣發而傳並列一疏中孟堅於此  
豈至有去取邪朱子嘗言誼學雜而文字雄豪可喜治  
安策有不成段落如新書特是一雜記葉耳誼蓋漢初

儒者不免戰國縱橫之習其著述未嘗自擇期以垂世  
而天年蚤終傳之所撮已未盡然亂于他人者何足為  
據誼之才實通達國體言語之妙後儒良不易及此論  
為君子所以雖或病其本根而終不能不取其枝葉也  
正德甲戌九月言春按行洛陽社拜太傅祠因太傅書  
郡齋刻本謬甚公暇從而正之編次之意頗悉于其前  
矣或問文帝好文之主誼不大用將非運也絳灌東陽  
世稱長者而亦有毀誼事邪史固云文帝諸法令所更  
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帝議以誼任公卿之位  
而短於衆口則矯矯年以是取之今觀其楚白間所謂  
非愚則諛所謂猶為國有人守亡具甚矣大臣恬而不

知怪然更不知大體蓋片在廷之臣既以為進言之不  
臧又以為獻計之無識至其自許則曰何不一令臣得  
孰數之於前仗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又曰  
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其不遜如此欲衆毋怨得乎陳  
平見遇高祖時絳侯灌嬰等咸讒平今於誼矣卹而信  
其長者無毀誼事邪假令誼不死江孝景世處盡錯之  
間忌與謗集身且弗保今日之事為庸臣所言如史氏  
言誠未為不過也春茲因復序其書

○事勢舊四卷自過秦二篇外極踏駁憂諸侯者雜句  
奴論吏民者冒夷狄甚而一篇之事上下曠絕宗首在  
數寧前時變在俗激後之類真誼書之謂例植者讀之

使人懣然今獲明年不復祀之云是上谷臨終時安策就以  
之祀必是止於上谷之身伊川毋卒必廢此禮今學者  
習聞朱語而不考程集有以四時家祭前一日祭其外  
家為伊川禮者殊為失之

又周禮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為尸祭墓之禮周公已立  
之而先儒多持古不墓祭之說舜禹南巡崩不返葬禹  
非不敬其君啓非不孝其親時享在廟貌矣漢明帝上  
陵未嘗聞禹啓有此舉也夫骨肉歸於土其魂氣無不  
之也則祭宜有廟神主在廟而墓以藏體魄也則墓果  
不可祭乎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父母之所植猶致  
敬焉先人體魄之所藏固宜有怵惕于中者張敬夫謂

止當詣墓省哭設祭后土於墓左晦菴謂若祭於墓是  
○偽事其先也夫孝子享親在誠而已誠在墓所而親  
不吾享是其魂氣獨不復之其藏體魄地也何哉子路  
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  
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孔子葬泗上子貢廬於  
塚三年魯世世以歲時祠孔子冢自周秦以來未有非  
之者矣且後世子孫祭墓非有移於廟祭也其居固有  
去其先人之墓而遠者苟為不祭信宿之餘飲食之際  
其能以自安邪

○朱晦菴持古不墓祭之說以為神主在廟而墓所藏  
弔湘賦祭惡乎饗是以偽事其先也今觀其集本乃惡之

王應麟五海載是書卷似篇章數名次第與世本並同  
然則是十卷者其來已久紊亂棄遺之罪非必近時人  
也春於是既加編次為九卷而以弔湘等賦附于後賦  
見漢書楚辭者三篇見古文苑者二篇文苑所載疑非  
全文又不知是其七篇數內物否今茲會粹尚缺其二  
舊載小傳又附于後為第十卷終焉

○賈太傅書春嘗謂其散軼多矣今之所存篇目非復  
其初五十八篇之舊矣隋志有賈子錄不知新書外更  
錄何語宋人造太平御覽時凡經採集書一千六百九  
十餘種而太傅書具三種焉鄙喭之篇又不知是太傅  
何物語也此帙鄉為脩整願就緒顧字句舛訛處不敢

輒改任私臆及問諸人間竟無佳本可是正者豈春所  
遇皆蔡中郎輩邪近聞太史河南崔子鍾氏手較文籍  
最多太傅書與焉而春未獲見也茲割餘牘刻之冀諸  
博雅君子與子鍾聞之有以示我不使本徒災也

○北齊邢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嘗曰天下書至  
死讀不可編焉能復較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春惟  
今書五經已不能無疑誤秦漢來書如賈生本誤者何  
限三豕字存猶得為後之讀者已亥形似之證古人缺  
文不欲容易輒補緝也然則予於此仍其誤以俟世如  
邢子才者思之以自適不亦可乎若謂天下書不可偏  
讀讀者不復再而遂為濟河焚舟之計誤亦何用乎較

亦無用乎思焉爾矣噫夫於此有憾焉

○班史載劉向稱賈誼通達國體伊管未能遠過今觀  
其著述米綴于傳中者其論甚美蓋信乎其然也荀悅  
作中鑒范史亦稱悅通見政體撮其篇首數百言見之  
其傳且謂其所為漢紀論辯多美今仲豫書具在也然  
則仲豫亦長沙之流亞乎誼言當方興有道之朝雖為  
庸臣所害而不害其畧施行矣悅言迺盡無用之世  
有如昔人切於世事者乎上雖善之奚益悅辟曹操府  
與從弟或北海孔融同侍讀中禁嚴管問莫能直遂融  
或前後死賊手勢益孤是書之作如之何其敢及也於  
戲正色抗情者之不足樂文舉之被殘無美仲豫之生



功申運改者死抱餘恨仲豫之幸存未必不知文若之  
死士有經世志畧孰不願得所天而事之顧所遭何如  
所自為處何如耳悅於所遭與誼異所自處異乎融墜  
或矣吳郡黃君勉之為申鑿註其真有所感如陵君注  
者之所云乎悅是書視賈誼新書大抵類皆欲以經  
世者太傅五十八篇春嘗手加編次訂正至訛誤處不  
敢不闕其疑是五篇者宋尤袁刻實江西潛臺時已云  
其簡編脫繆字畫差舛君茲所註得微其本歟君有功  
仲豫多矣幸併春所疑於太傅書者補其闕焉亦二子  
者身後之一遭也

○陶潛集蕭統陽休之輩或題陶淵明或題陶潛隋志

作陶潛集唐志作陶泉明集以泉易淵唐為神克諸爾  
自趙宋來傳本題陶淵明集春惡其斥賢者名也從馬  
端臨經籍考稱靖節集云集分卷數目諸家不同已具  
錄世傳李公煥本當是宋丞相所記江左舊書所謂最  
倫貫者春今考諸家移卷六賦二篇併入卷五移卷五  
五柳先生傳孟府君傳同卷七傳贊為卷六史述九章  
移桃源記前加卷八與子儼等疏上為卷七四八目舊  
自甄表狀杜喬以下分之為卷九卷十今中分自都為  
以下為卷八卷九或舊一卷而疏傳序錄記跋諸為陶  
作洎先輩論議及陶有不可附篇注下者歸次末節用  
足十卷之數是雖少有更置而倫貫依類亦寧得宜謹

記于此以備考焉

○陶公自三代而下為第一流人物其詩文自西漢以還為第一等作家惟其胸次高故其言語妙而後世慕彼風流未嘗不歎厥制作歎厥制作未嘗不高論其人為伯夷為黔婁為靈均子房孔明也其詩書有注者宋則湯伯紀元則詹若麟輩而今不見其高傳者傳而刻者則元李公煥本而不見其能為述作家也是故卷重為整比之舟中無事記憶凡關於先輩者以附益之所謂歛厥制作而論其人之語班班乎蓋畧備矣無缺余序為也是故識之止此

○吳郡吳仁傑斗南為靖節年譜張演季長辯證之又

雜記晉賢論靖節語陳氏書錄謂此蜀本也卷末有陽休之宋庠序錄私記又有治平三年思悅題稱永嘉不知何人春按思悅曾季貍詩話載是虎丘寺僧治平中曾編淵明集其年譜張辯正并雜記今不見其書

○陶淵明四八日後記云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關於世者蓋盡於此矣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橫兩客魯二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所以撫卷長歎不能已已者也靖節達士亦有意身後名乎春惟古人行事見簡冊間或但言其爵與邑里而不詳能舉其姓或舉其姓而不及其名或舉其姓名而不詳其出處行事為何許人者多不可勝數季札之所見張

溫之所遇彼自耻以名告趙孟之桑中伍胥之江上天  
有嗙不青相語者外黃之兒彭城之老往往避遠夫之  
孟獻之友三人秦庭之諫者二書七八之類不免名與  
死埋漢而下如南公董公吳公韓生鄧先輩豈不皆可  
惜哉嗚呼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誠君子也而名有  
稱不稱焉者是亦有命焉君子知強為善而已矣  
○昭明太子統作陶淵明傳云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  
累自隨而繼之云公田悉令吏種秫妻子固請種粳是  
時淵明家累既不自隨胡為乎有妻子種秫之請小兒  
語不相副黑雲壓城甲光向日正可發一笑耳紀事為  
若此後人何所信照

餘冬序錄卷四十四

餘冬序錄屬相卷之四十五

外篇第二十一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云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  
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因舉西伯而下李布諸公罪  
至周加不能引決之事以自比而又自曰臧獲婢妾編  
能引決况於不得已者乎所以隱忍苟活函養三之中  
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  
也班孟堅日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階  
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春讀其所著史記稱李布可  
謂壯士至被極刑為人奴而不死曰彼必自負其材故

一

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  
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  
畫無復之耳其言與書正同太更以自謂耳其志亦可  
悲矣其文采垂耀千古則有不啻償前日之辱而已者  
辨宗元作伊尹五就桀贊而蘇子瞻非之謂宗元意欲  
以此自解其從王叔文之罪也宗元非其人矣

○北史邢子才傳云邵率情簡素內行脩謹又云與婦  
甚疎未嘗內宿而崔悛傳載悛寵妾馮氏長且姣朝士  
邢子才等多姦之吾不知邵之內行脩謹何在其未嘗  
內宿何爲者耶就悛傳論之悛家聞之穢乃爾其得罪  
文襄也以女屬陳元康以求救既得兗州復攜馮氏之

部爲馮厥盡受納狼籍被劾似付廷尉聚麀致競竟死  
獄中如傳所載豈勝天下戲笑而亦稱其一門婚嫁皆  
衣冠美族言凶儀範爲當時所稱此又何爲者耶史氏  
雖黃背戾之言實可令人扼腕

○宋羊玄保何尚之並雅好慕而吳郡褚胤冠絕當時  
胤父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尚之請曰胤奕慕之妙超  
古冠今魏讎言犯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  
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宋書之言如  
此夫慕之爲術於世事關何輕重人而能此不過匹夫  
之一賦何才足比逆黨從誅罪非一人而尚之特以胤  
之慕而乞宥焉古人寧有此例世祖之不許是也夫刑

賞治世之火法也。使世祖因暴而誘法，其何以示天下哉？尚之身為近臣，示不法之乎？以諱于君而欲行其胸懷之私，壞朝廷之法，以啓人君僻好之弊，罪有在矣。簡之死也，史謂時人痛惜之，何時之入之盡無識也。

○梁朱雀門火天示譴也。梁主謂群臣此門制卑狹，裁始欲構，遂遭天火，並相頤未有答，何容獨曰：此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史臣稱其時以為名對，何哉？蕭氏之襲天甚矣，而敬容敢此而諷尚，是賞耶？梁王瑩初為武帝相，國左長史及踐阼，封建城縣公，時有猛獸入郭，上意不悅，以問群臣，群臣莫對，瑩在側，進答曰：昔后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綠御圖，虎象來格，帝大悅，史氏

亦載當射象，弒服屬可異哉。前史載此類非一，各為誇諛之辭，足以見紀事者之無識也。

○新唐書進表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論者謂為文記事主於辭，達繁簡非所計。新唐書之病正在此。然東萊先生為諸生節唐書云：字欲少而事欲多，乃節史之純也。何也？節史法固不同也。

○朱子言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思竟死於周之大臣，不得已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按今綱目書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未嘗用提綱例也。考異謂此書謚按仁傑仕周為內史，卒贈文曰：左相。

謚文憲睿宗時始贈司空玄宗時追封梁公今不書文  
昌右相而書司空梁公胡狄之為唐臣也反正之代有  
以易狄謚者綱目必不書文惠矣書司空梁文惠公狄  
仁傑卒蓋變例也

○晦菴與劉子澄書言女戒其言有未備及鄙淺處伯  
恭亦嘗病之間嘗欲別集古語如小學之狀為教為其  
目曰正靜曰卑弱曰考愛曰和睦曰勤謹曰儉質曰寬  
惠曰講學班氏書可取者亦刪取之如正靜為即如杜  
子美秉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語亦可入凡守身事天之  
事皆是也和陸謂宜其家人寬惠謂連下無慈姑凡鄉  
下之事病倦不能檢閱幸更為詳此目有無漏落耳既

補之而輯成一書亦一事也向見所編家訓其中似已  
該備只就彼采擇更益以經史子集中事以經為先不  
必太多精擇而審取之尤佳今紫劉清之傳子澄亦嘗  
成此書也

○江端禮嘗病椰子厚非國語而作非非國語東坡見  
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元虞槃讀子厚非  
國語曰國語誠可非而擲說亦非也於是著非非國語  
槃不知端禮有書故耶今人亦止知非非國語為槃作  
而端禮之先之弗知也槃事具元正史端禮則王應麟  
紀聞所載宜世有弗甚考者二言春未之見非非之語  
寧知不復有可非者乎得一書者當自有辨

○鄴侯家傳即泌之子繁所作而無事直書泌名不少  
諱心何安乎子思中庸嘗字其祖矣仲尼之言為天下  
訓子思述以訓天下而公之天下後世云耳後之人何  
可例也繁之書曰家傳矣子若孫而名其父祖豈不悖  
哉宋人家王遺事先公談錄等書稱先王先公之云得  
之矣

○韓退之答陳商書齊王好琴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  
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  
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琴而子鼓  
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  
此事退之特設以為譬耳然齊王之云亦有所自韓非

子齊宣王使人吹竽有三百人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  
於三百人中以食其祿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先  
生乃逃去或云韓昭侯田岩使一一聽之乃知其濫也  
退之所撰蓋脫胎於此韓非子之所云者其足據為實  
事乎齊宣王好竽或有之南郭先生之云安知其非烏  
有先生亡是公也大抵春秋戰國秦漢間諸子所稱引  
前事未經見而出好事之口類此者多矣類此而無害  
於紀載者正足以資談噱其害理與事者自可不信而  
後之不曉事者據為實事每立議而爭論焉與癡人說  
夢何異

○秦少游自言小時讀書有強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

及長聰明衰耗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因讀齊史見孫臏答邢詞云我有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心善其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為文用者得若干條為若干卷題曰精騎集云朱子與呂東萊書近見建陽印一小冊名精騎云出於賢者之手不知是否此書流傳恐誤後生輩讀書愈不成片段也雖是學文恐亦當就全篇中考其節目關鍵又諸家之格轍不同左右來獲文勢反戾亦恐不能完粹耳東萊集無答書俞成叢說云東萊嘗教學者作文之法先看精騎次看春秋權衡自然筆力雄健格致老成每每出入頭地按精騎朱子嘗非之矣東萊之所名者其亦取諸孫臏所云而效之

少游者歟而物本不言及少游已有此集何也此集以呂為之既無足取少游之書可知矣

○朱子編八朝名臣言行錄版刻建寧呂伯恭以書問云或傳吾友所編定果否其間頗多合考訂商量處若信然則續次往承教或出於他人則雜錄行於世者固多有所不暇辨也伯恭後又與汪端明書論此書其間當考訂處頗多近亦往問元晦未報前輩言論風旨日遠記錄雜說後出者往往失真此恐不待不為之整頓也又與江書云言行錄或因編閱遇有訂正處口授侍傍者抄出似不為煩而於後嗣守甚有益某少暇亦嘗試據所聞見考求續當請教近亦因書營語元晦得報



亦甚欲得討論也朱語錄云凍水記聞呂家子弟力辯  
以為非溫公書蓋其中有記呂文靖如殺郭后等數事  
某嘗見范太史之孫某說親收得溫公手寫其本安得  
謂非溫公書某編八朝言行錄呂伯恭兄弟亦來辯為  
子孫者只得分虛然心欲天下之從已則不能也春於  
是知呂書所以不足於朱此書者意有在矣殺郭后事  
今言行錄載孔道輔名下宋人言行之懿見諸家記述  
甚夥而又有粹編之者朱子名臣錄外趙善瑋自警錄  
編各著類目可勸可戒非他雜說可比而李元綱厚德  
一錄名義尤為切至第採掇重復事無過從乃不若善  
瑋分而有序之成書也厚德錄所載如曰馬凍水記聞

寇萊公在鎮嘗因生日建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為人  
所奏上怒謂王太尉曰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  
對曰準誠能臣無如駿何上意解曰然遂不問王定國  
近錄寇忠愍知永興軍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晚次黃道  
服簪冠走馬承文矣準有叛心真宗示執政曰寇準反  
耶范文正熟視笑曰準才許大年紀尚騷耳可劄與準知  
上意解乃一事也魏來東軒筆記范文正少嘗與一術  
者遊術者為術告文正曰吾善煉水銀為白金吾兒幼  
不足付今當付子即以方與所感白金封識納文正懷  
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  
之子長以呼而告之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孫

公諱嗣堯文正少學於府庫有同舍生病亟為文正曰  
吾平生有一術造遠方不嘗窮之今以遺子因授藥一  
裹方書小策文正不得已留之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  
封記如故乃亦一事也蘇子由龍川別志慶曆中劫盜  
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是仲約度不能支喻軍  
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  
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以正法范文正公欲宥之爭於  
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民醜錢  
遺之法雷誅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范公曰郡縣兵  
械足以戰守適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高郵無  
兵無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仁宗釋然從之既而富

公愠曰今方舉法而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  
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而導人  
主以殺戮他日手滑劔吾輩亦未敢保後富公出按河  
北還及國門不許入夜逸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王彥  
輔學史慶曆中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承  
平日久守令或有棄城而出者事定朝廷議功罪富鄭  
公請棄城論如法范文正公以為不可今淮南郡縣徒  
有名耳其城壁非如邊塞難青城守遂得戒死論既退  
富公謂文正曰六丈欲作佛耶范公曰主上富於春秋  
吾輩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不得  
容矣鄭公歎服乃亦一事也既取諸彼又采諸此而先

後錯書無復義例曩揚文貞公因親自警編欲錄漢唐以下史冊內事凡類是者以為一書而竟弗暇為春於此不能無意焉少暇當成之爾姑識簡末以俟且告諸君同志者

○齊王儉自以博學多識過陸澄澄曰僕少小承無事唯以讀書為業其年已倍今君少便執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所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寧等感自商畧澄待儉討畢然後談所遺漏百千條皆儉所未睹儉乃敬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枕案新飾令學士隸事多者與之人各得一兩物澄後更出詣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並奪物將去梁劉峻博極群書武帝每集文士

策經史中特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加其實寶留策錦被事咸言已驚帝時問峻峻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峻撰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材編畧以高之竟不用史館武帝招文學之士自高才者多被遺用峻不能隨時序沉而乃如此又沈約侍武帝宴豫州獻采椹寸半帝奇之因問栗事與約各有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差至帝以是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因諫乃止約久處謫後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為宜帝終不用約之以疾卒實懷帝積前失之怒也約撰四聲譜自謂入神而帝推不好之亦安知其非忌心也約嘗造

顯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  
受策雖然聊試策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三  
開之擊張壯武王劉子可謂差人錫吾家武帝徐顯國  
平原諸張壯武王劉子可謂差人錫吾家武帝徐顯國  
子博士時有法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  
知顯曰貞字文為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魏使李諧  
至而歎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  
乎邵思野說云江南八音因奉命撰文與其兄鉉論猶  
兒事鉉取筆書之不過二十事錯曰未也適已憶七十  
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旦又云夜來復得數事兄撫  
掌而已揚萬里揮塵錄云宋宣和中蔡居安提舉秘書  
省夏日會館職于道山食瓜居安令坐客徵小事各疏

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為係欲  
軍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悉有依據坐客  
咸歎伏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陶宗  
儀輟耕錄載元呂徽之與陳剛中論驢事剛中得二十  
事徽之得三十事剛中竭矣徽之曰仍有其事出某書  
其事出某書凡四十餘事剛中遂敬服之古人如子產  
者所謂博物洽聞其但用於此而已邪此而為用亦閒  
費筆舌而已吾恐非古人之所貴也况欲以此矜炫重  
取妬忌於世乎澄於王儉軍儉賢猶不失是士夫齟齬  
於家庭徽之遇其故人在平生未遇時故無不可然亦  
只是閒說話往復爾何益若如深武官長如居安好尚

之偏已不足貴惡相形遂至不能忘於造次心事乃爾量度又何真焉昔者曹操合字之署陽備有人一口之答自常情論操當深喜乃反致其見疑蕭衍暨劉顯事與老瞞同蓋人性特不可知有如此魏使之言或所以善顯者有在若為此事吾未見其足稱善人之爲國之紀也雖然今有博洽如前數人者乎以斯人而目今之編類其不滿處多矣春因近刻錦繡萬花春集事淵海等書在案追憶前數人事牽連及之以告諸同志者

○洪武二年二月詔脩元史

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記載况史紀成敗示勸戒不可廢也乃詔中書左

相宣國公李善長爲監脩前起居注宋濂漳州通判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爲纂脩開局天祿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諸儒至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餘年其於君臣外學政事簡畧與民休息特號小康然昧於堯王之道鮮溺胡虜之俗制度雖同禮樂無聞至其繼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信信不見用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若輩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等脩纂以備一代之史務直

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爲警戒七月詔遣  
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事  
跡增脩元史特請儒脩元史將成詔先成者上進闕者  
俟續采補三年二月詔續脩元史特歐陽佑等采據故  
元元統以後事實還朝仍命宋濂等總裁儒士趙壘等  
十四人同纂脩七月續脩元史成計五十有三卷紀十  
志五表二列傳二十六凡前書未備悉補完之通二百  
一十二卷翰林學士宋濂率諸儒以進詔刊行之授儒  
士張宣等官趙壘朱右朱世濂乞還田里許之史氏成  
書蓋未有速於此者矣歐陽佑等采訪元統及至正間  
事跡如存葛氏庚申外紀之類恐亦有所未見也

○國朝

太祖高皇帝實錄永樂初命曹國公李景隆等翰林學  
士解縉等後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等凡經脩進二次解  
縉表內開一百八十三卷計一百六十五冊以元年六  
月十五日進夏元吉表內開二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  
十冊又寶訓十五卷計十五冊以十六年五月一日進  
解表今載

皇明文憲夏表刻其家集可考也夏表乃是約解表語  
爲之者其云頌脩史之詔在嗣位之初爰纂成書實由  
聖斷謂事實直而文貴簡理必明而義必彰乃勅命李  
儒臣重編刪於歲月所以見再脩者此數言爾實錄既

出再脩而名文衡之人乃載其初進之表殆有深意  
○律聖人制刑官以用法之言也律不明則上之仁  
義隱而蘇下之弊低昂其寺一推吏雜辜者之手足無  
措矣故律

皇祖有命百司官吏不可不讀讀斯求以明之誰謂明  
習律法非吾儒事哉我

皇祖欽定律條大抵承用晉唐舊文文深而旨奧士大  
夫乍讀或有所不逮而况於諸吏胥故大學士丘文莊  
公澤嘗言律須儒臣通法意者為之解釋必使人人易  
曉不待思索考究而自悉則愚民各知所守奸吏不得  
容情賣法春籟感其言欲取流義等作從通法意者相

討論弗果就日來滇得巡按陳侍御原習所刻以資刑  
官書相示而未及為之序乃因原習所刻者廣編為極  
刑書十二卷配將過備荒書統名曰體民存錄錄成序  
之原習已代去至今未有以答原習也乃得見九峯胡  
侍御貴陽所刻律集語為之躍然凡可以資刑官用法  
之書蓋於是乎備而深者皆與者露原習之所屬自茲  
無用乎余言使丘公有知於地下當為此書撫掌為斯  
民幸而九峯自序願曰以資遐邇庶人胥侍寫讀讀之便  
此豈獨為一方三尺告而已邪

○司馬公為稽古錄朱子稱其可以備誨經之夫事莫貴於  
稽古言無大於論治若違言而無要也無進也司馬公

嘗告其君仁宗脩心治國之要及英宗時進歷年圖遂  
載之後序神宗即位又以上聞且自謂平生學力所得  
盡在於是其進稽古錄時指陳治要蓋有在矣侍御顧  
君在哉

孝宗敬皇帝朝進其所著稽古治要要有十目自有總  
論一篇備典故凡十幾則而論斷其下特蒙

嘉論留備觀覽弘治末年召見大臣訪求政理聖德之  
隆遠傳震百夏孰謂非君此書二卷中所以裨助海岳者  
乎此書援經證史融古適今大參廟獻詳及工度真爲  
治之要哉君之子吏部主事出以視春因得披其詳焉  
重感司馬公事與是類爲跋于後而歸之

○家之有訓何也問過庭者謂君子爲遠其子而不教  
子之咎至以責善爲諱噫孔子不云愛之能勿勞乎爲  
有所以勞之孟子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其養之  
必有道矣孔孟豈故遠其子而欲人毋自教者教誨爾  
子教之以義方教之忠古之制不能廢焉家之有訓非  
私言也歷代名家教子篇牘見史集中未容驟舉而家  
訓有成書則自北齊顏氏唐柳氏始其立有家之內治  
則宋司馬公暨袁君載所著爲甚悉理精而事切貞可  
貽訓於來世是雖亦家之云而豈灼灼私言專爲其子  
孫計哉傳曰家齊而後國治一正家而天下定其理如  
此奈何世之君子德不足以厚風俗禮不足以範人倫



閭閻之政已難稱於庭堦宗族之法每歎聞於閭里噫  
若人也身與口違骨肉未免扞格言何有專訓訓何有  
乎家吾未見其教子鮮正而有孫謀之可貽也

○春嘗錄先良遺言為一冊有笑者曰三皇五帝三代  
之事夫子刪削之餘不可攷矣史傳雜家所載出秦火  
之後何由得之而吾子欲粹而成編太康中南州橋下  
鶴語耳其可據乎余曰古人信疑皆傳吾信其可信者  
疑其可疑者無使其無傳焉耳若任一己之耳目而削  
千載之籍使後之人不知信疑之所在吾何敢哉

○幼時讀書頗覺胸中今古問於筆下發之登第  
後印笥長物不亦寡乎思慮非自問元議直如是也將以

準之他日論著或有進與否耳不圖十七年來奔走南  
北患難之餘心形兩備今年紀習習日當過中念韓退  
之所謂道德媿懼薰灼未見其可而文字間視前亦寔  
弗逮所謂聰明又可知矣北土舟中奉親有暇檢點舊  
稿有曰子元案者亦往所未棄之一物因并後所得  
殘墨贖楮錯而帙之成十卷或同此瑣屑語亦于隨意  
漫題初無次序統例既謂之案垢即不在文字而列而  
今復不忍棄遺何為曰愚又將以寓余媿耳夫物不新  
必日垢而案之垢必日當去案用於書室其始惟筆墨  
之所加比飲食狼籍食必一滌雖不同而亦不免於一  
日一滌拂也愚茲乃余字焉而重垢余楮冊安在人其

不余非耶愚他口倘進于是所以滌拂是殆以去是媿  
未可知也正德己巳八月之社日何孟春書

○解者續鈔春於群書中所得之方鈔而博之以續瓊  
山正先生之所鈔者也蜀唐慎微考諸方書及經史子  
傳雜道藏書藥方醫論而附于本草之末為類聚補遺  
多矣瓊山所鈔則慎微前之所遺而後來人筆之既驗  
者春之續鈔又瓊山所遺後人欲忘慎微之為其不有  
取于斯乎瓊山鈔方自序感暇日記避難止小兒哭法  
而感其帙春於續鈔蓋亦有為今歲兩淮三吳浙東西  
民饑道瑾相藉陶學士大造丸方可施也往歲江西湖  
南民苦疫世蘇學士聖散子方可以收效而人弗知也

春茲寔致意焉又其附書四方事頗涉異然真應靈契

氣通理感殆有未可誣者覽者定不迂之若類證後名

家諸方則醫學多所刊行專門有成書在春何與哉弘

治甲子歲十月二日燕泉居士云正德庚辰春任巡撫

為鈔方恤民患事照得當職往年見故閣老陶學士大造丸  
方鈔功以禦阻在當蘇學士聖散字在後世可以消疫癘者當  
同感胞子衰既前賢美意遂比併奉簡命所記至寶携刻之用傳  
在深同胞子衰既前賢美意遂比併奉簡命所記至寶携刻之用傳  
詢服藥地饒之瘴而居鮮州外遠且多蓄毒之尚鬼而疾  
不方多被毒之堅志重檢師道為福州且膏揭石以告人云  
入滋潤地其不可不知彼時邪當取切惟政貴養民惠無小  
宜忽用凡一命之恩士皆當存愛濟之仁心所據前項帶來

方欽遠僻士民少克聞者仰一雲南希印按二書司抄案府回司  
布政使司將發去群方續抄一冊翻印小書發各府司  
論并轉發各屬衙門各行軍民知會仍各備行守巡各道  
通所屬材即查大本道院九方藥留役以備非常科派聖銀支  
買藥事須緩急以即防此可時知如治地藥何藥方視其地有無以  
為其藥事須緩急以即防此可時知如治地藥何藥方視其地有無以  
加減數月發付各該衙門候有告施之疫人及應廣施之  
時令醫每方如法修製給散于醫治若人及應廣施之  
填咽村落街坊所在皆聽于醫治若人及應廣施之  
等項官吏監生與夫僧道耆老醫卜人等凡待選日親  
里所信君子積善到官論理上將好藥領之禱日逐隨便  
之政士服者積善到官論理上將好藥領之禱日逐隨便  
給散不必功効者量加獎勉若屬官領而指此科欵  
完財承委或人等深憂不體心願索財及或秦越相視  
登財承委或人等深憂不體心願索財及或秦越相視  
復生私浮不言然天日既臨終受非鬼神誅殛法

餘冬序錄卷四十五

醫部正印

